

人生最大的悲哀，莫過於發現自己的生命竟然毫無意義，每一天都在毫無價值地重複昨天的自己，人過中年，一事無成！

而更大的悲哀還在於，你發現原來不屑一顧的同伴，還有被你輕易地就擊敗的對手，卻都緊緊握着自己命運的絛繩，早已闖蕩出一片燦爛的世界。

生活有一個神奇的現象：你生命中遇見的每一個人，其實你將來必定都會重逢。因此，一個智者，把每一個生命中的遇見，都看作是給自己的意味深長，看作是世界的暗示，加倍地珍惜。但是，有的人卻相反，要麼輕易地錯過，要麼熟視無睹。

無論是對這個世界充滿火一樣的熱情，還是對生活萬念俱灰，其實都是人生的真實。你喜歡，世界依然；你憤恨，世界也依然。更進一步說，你活在世上，或者你決絕地離開世界，世界依然如故。

我們看到很多那些本來已經取得很大成就的人，因為自己的固執己見，因為自己以為高潔的不同流合污，採取極端的方式忿然離世。人們議論了幾天，有不平，有惋惜，但是，過不了

與世界相擁

多久，他周圍的世界就恢復了本來的按部就班，他的決絕，沒有絲毫意義，而且很快就被人們徹底忘記。

所以，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，對於世界來說，誰都微不足道。

太陽每一天都會走進暮色，但是，又一定會在第二天從朝霞中升起！

我常常為太陽的偉大而震撼不已，它可以照亮整個天空大地，讓光芒灑滿山川萬物，讓整個世界生機盎然；但是，它又可以委身於一泓清泉，一棵小草，鑽進一顆小小的露珠。

我也常常感動於月亮的寧靜和明媚，它安靜地把清輝灑滿大地，為世界帶來無邊的浪漫和柔情，但是，它又像一個待嫁的女子，那樣安靜，那樣不爭。



不論錯過了什麼，都不應該哭泣。因為，錯過了太陽，還有繁星。

大地無言，世界寂靜無語，但是，當我們靜下來，我們就能夠從這寂靜中，聆聽到巨人的足音。

生活在一刻不停地前行。最重要的，是不要讓自己成為世界的一個過客，而是融入其中。

一個人，越接近崇高，越是謙卑、含蓄、虛懷若谷。

秋天的黃葉，飄飄灑灑地落入大地的懷抱，它完成了自己一個季節的壯麗。如果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能夠堅信自己的生命是世界的一個奇蹟，那麼我們就一定成為世界的一處風景。

很多人抱怨世界缺乏公正，抱怨生活欺騙了自己。其實，是他自己把世界看錯了，自己被眼前的私利遮蔽了眼睛。世界沒有變，浩浩蕩蕩，一往無前。

世界沒有什麼不可能，只有目光短淺者的淺嘗輒止，只有弱者的無能為力。

人最可怕的是為自己建立起密不透風的牆堤，其實這是把自己與世界隔離開來，是為自己築了一個堅固的囚籠，把自己囚禁起來。

胸懷坦蕩，敞開心扉，世界自會撲面而來。



廚房的故事

那是新婚生活的浪漫。長輩們總覺得廚房這樣敞着，油煙勢必瀰漫全屋，因此我們摒棄了煎、炒、炸，而多採取燙、炖與蒸這些比較簡單、少油的烹飪方式。每天黃昏，我們閑坐桌邊，一碟茶蒸豆腐，一碗馬鈴薯炖肉，一盤淋上橄欖油的燙青菜或蘆筍，再配一杯冰啤

酒與一曲門德爾松的《無言歌》，一天就這樣安逸地流淌過去。

曾有經濟學家鑒於都市生活過於繁忙，許多都市家庭以外食為主，認為廚房是最浪費的閑置空間，因而主張設計一種沒有廚房的住宅，以達到更經濟的空間利用。

細思這個概念，其實不無道理。分工細緻的時代，一日所需都可假手他人，廚房這象徵親手調劑、自我斟酌的操作概念，或許已和“夜雨剪春韭”“洗手作羹湯”這類古典

風情一同漸成陳迹了。但廚房真的只是一個烹煮食物的場所嗎？

日前，H教授送我一合她夫家代工的手動意大利切麵機。一日，妻女買來小麥粉，我們一家三口在小廚房堆出麵粉山，打下雞蛋，拌入橄欖油和玫瑰鹽，漸漸揉出豐軟嫩黃的麵糰，擀成面蛇後推入機器，有節奏地手搖轉輪，螺旋狀的意大利面紛紛落在了大瓷碗中，孩子對自己製成的面頗感驚奇。窗外暮色低垂，我想在此刻，多少廚房捨棄了暈黃的燈，多少爐頭溫暖了疲倦的心。飛颺的麵粉與西紅柿肉醬熬出的香味，使我突然想起遙遠的童年時光，原來廚房不只是一個烹調空間，更重要的是它維係着人們對家的情感與記憶。平凡的人間煙火無可取代，正是因為幸福真正的滋味就在其中。

作者：徐國能

接受自己的不完美

為什麼要示弱？

示弱，是成大事的智慧。古人云：“地低成海，人低成王。”

記住，最能成事的人，不是事事勝人的人，他未必有極強之處，但大概率是能示弱、敢示弱、會示弱的人。自己強行努力，不如在保有自己強處和優勢的前提下，向潛在的合作方示弱，藉助他們的力量成事。

何時示弱？

特別簡單。有件事兒，你特別想做，但沒時間和精力的時候。

你的心很大，想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一周工作一百小時，可以持續很久的，這樣人會耗死的。所以，時間可能是一個提示點，時間精力不夠時恰恰是你需要示弱的時候。

如何示弱？

用曾國藩的話說，就是“能立、能達、不

怨、不尤”。

一、能立。能夠自己立住。示弱不是臨陣逃脫，如果真想做事、成事，自己也要積極參與，讓被示弱的那個人知道，如果不成，責任你扛，如果成事，好處大家分。

二、能達。到達、通達的意思。是你自身的問題解決能力、組局的能力。多聽《馮唐成事心法》，你會發現自己問題解決的能力，會越來越強。

三、要坦誠。承認自己弱，並直言要做成一個什麼事兒，



看中對方什麼能力，並希望得到幫助。簡單、坦誠，不拉扯，讓被示弱方感受你的勇敢、真誠。

四、不抱怨。示弱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天地皆殘，何況物乎，何況人乎，何況事乎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示弱、組局，共同完成，乃能期于有成。

文章來源：馮唐《示弱的殺傷力》

20世紀90年代初，電話還沒有普及。那時人們打每一通電話，都要經過深思熟慮。每天攢一兩句想說的話，攢夠一個月，挑一個石頭關綽的下午，去小賣鋪或者有電話的朋友家，趕集似的掐着點兒在59秒內把重點講完。

直到現在，我還時常記起爸爸給遠在老家的奶奶打電話時的樣子，他們總是講着雷同的話題：“在外很好，不用牽挂。”“發工資了，給您郵生活費。”“家里的稻穀，長得好嗎？”

“家里的稻穀，長得好嗎？”或許，這就是一個遠在他鄉的游子，對母親訴說思念的一種方式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爸爸和奶奶從未說過煽情的話。那個年代的人，似乎天生不懂得抒情，他們的話題永遠局限在事務性的彙報上：發工資了沒，發了多少；給家里郵錢沒，郵了多少……更何況，奶奶並不是一個擅於表達的人。一個中年喪夫的女人，獨自撫養4個幼子，生活早就把她的情感磨得粗糲，哪兒還有那麼多精力來表達愛。她最在乎的，是怎樣讓她的孩子們活下去。

孩子們為了討生活，早早地出遠門打工。歲月的嚴苛，同樣賦予他們一張不苟言笑的臉。從小到大，我都畏懼爸爸——他永遠對我有著極高的要求。別的孩子還穿著開襠褲踢毽子，我就被他拎到房間，抄寫一頁頁密密麻麻的生字。直到抄得手腕都酸了，才勉強得到爸爸的肯定：“今天還不錯。”隨即他揮了揮那雙滿是老繭和倒刺的手，說：“別怪爸爸心狠，你若現在不努力，以後多的是苦吃……”

那時我還太小，既不明白那句“家里的稻穀，長得好嗎”，也不明白這句“別怪爸爸心狠”。人生在世的不得已，以及世間最深厚的父女之情，我通通一無所知。

藏在閒話里的“我愛你”

多年後，爸爸的通話對象從奶奶變成了我。

那時奶奶已經去世，我如願考上大學。2008年，去廣州上學的前一個晚上，爸爸很鄭重地送了我一部手機，讓我把電話號碼存到他的通訊錄里。

那是我第一次離家。9月，傍晚的廣州雷雨大作，寢室里只有我和一個潮汕姑娘。潮汕姑娘家來了很多人——爸爸、媽媽，乃至叔伯表親，他們不惜長途跋涉也要送她上學。所以她不是很理解，為什麼我只是接了個電話就會哭得難以自抑——我聽見爸爸在那頭說：“是爸爸不好，沒能送你去上學……”

因為家庭條件所限，爸爸不得不忙於生計，即便是我上大學這樣的大事，他也沒法抽出空來。我是一個人南下的，扛着一個大大的行李箱，還有一大桶生活用品。

爸爸一直在電話那頭道歉：“你一上車，我和你媽媽就後悔了，再怎么難，都該送你去學校的……”說着說着，一向強硬的爸爸，竟也哽咽了。

直到那一刻，我才讀懂了爸爸的柔軟和深

情。他從未說過愛我，但無時無刻不在用自己的方式愛我。那些在房間里抄書，抄到眼淚吧嗒吧嗒掉在紙上的夜晚，他多想抱住他的女兒，告訴她不必那麼辛苦。

可是他不能說，他一旦說了，他的妮子往後要吃的苦，就數不盡了。

他下過礦井，做過石匠，扛過麻包袋，咬着牙、拼了命才支撐起一個家，勉強供孩子上學讀書……這種苦，他吃過一次，還要讓孩子再吃一次嗎？

那個夜晚，爸爸擔心我一個人害怕，便一直不肯掛斷電話，他跟我閑聊了很久：學校大嗎，寢室有熱水嗎，同學們熱情嗎，飯堂的菜好吃嗎……沒有一句話提到“愛”，但很慶幸，18歲那一年，我終於讀懂了這些質樸語句背後的每一個“愛”字。

我還在那個夜晚沒來由地想起了奶奶。她的孩子們從十來歲開始，就跨越幾百公里從湖南去廣東打工，當她目睹孩子們背着行囊走遠，是否也懷着和爸爸對我一樣的內疚：“再怎么難，都該去送送你的……”

於是，我竭力從記憶的碎片中尋找更多蛛絲馬迹，終於記起一個被忽略的細節——那時，奶奶家是沒有電話的。她和爸爸約定，爸爸每

個月在固定時間給村頭的小賣鋪打電話，到了那一天，奶奶便放下手中的農活兒，早早地去電話邊守着。

那麼多年，風吹日曬，奶奶竟從未失約——她未曾說過一句關於思念的話，但她十年如一日地在等一通電話，一通來自她小兒子的電話。

三 “家里的稻穀，長得好嗎？”多年以後，這句話所蘊藏的飽滿情緒，才漸次在我面前釋放、舒展。

因為我也成了一個在外打拼的孩子。我給爸媽的電話里，報的永遠是平安和如意。“我畢業了。”“我找到工作了。”“我發工資了。”“領導們都對我很好，生活上也沒什麼難事。”……直到最後，我才長舒一口氣問道：“爸媽，你們身體好嗎？”所有的牽挂，悉數藏在這樣一句雲淡風輕的問候中。我們都學會了成年人的“點到為止”，把想念和祝福淺淺埋藏起來。

2010年，我第一次失戀，剛想故作堅強，就被媽媽聽出了端倪，她在電話那頭着急地說：“你別哭呀，要不媽媽現在坐車去陪你……”

2012年，我第一次帶男友回家，爸媽興奮地直問：“他喜歡吃什麼，紅燒肉行嗎？排骨呢？還要準備些什麼？”

2015年，領結婚證那天，我在民政局門口給家里打電話，爸媽在電話那頭說不出是欣喜還是失落，只是喃喃自語似的：“就這樣……這就嫁出去了嗎？”

2016年，我的孩子出生那天，報喜的電話剛剛接通，我還沒來得及開口，就聽到爸爸嚷嚷起來：“生了嗎？你怎麼樣？疼不疼？”人生的所有悲歡喜樂，都藏在幾句簡短的問候中。

你要經歷許多歲月的洗禮，才可窺得愛的密碼，剝開表面樸實無華的裝飾，看穿那底下深藏的、熱辣滾燙的思念和愛。

文章來源：微信公眾號“甘北”

